

南戏《杀狗记》作者和版本考略

俞为民

南戏《杀狗记》是著名的《荆》（《荆钗记》）、《刘》（《白兔记》）、《拜》（《拜月亭》）、《杀》宋元四大南戏之一，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久负盛名。由于它产生年代较早，流传较广，故它的作者及其版本流传情况同其他三种南戏一样，也十分复杂。本文谨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索。

《杀狗记》作者考辨

关于南戏《杀狗记》的作者，前人都认为是明初人徐岷。如清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四“徐岷”条载：“字仲由，淳安人。洪武初征秀才，至藩省辞归。有《巢松集》。识曲者目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为元四大家，《杀》则仲由所撰也。”清张大复《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》卷首“《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》”目下也注云：“古本，淳安徐岷仲由著。”而元杂剧也有《杀狗记》一剧，故都谓徐岷的南戏《杀狗记》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而成的。目前，一般文学史和戏曲史研究者都因袭前人之说，故南戏《杀狗记》为徐岷所作，似乎已成定论。

其实，根据前人的有关记载来看，南戏《杀狗记》必为元人所作。如明徐渭《南词叙录》已将《杀狗记》归于“宋元旧篇”类中，清钮少雅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所引录的《杀狗记》曲文也题作“元传奇”。当然，徐岷是“洪武初征秀才”，说明他是由元

入明的，也可算是元人，但根据前人的记载，我们还可进一步考定《杀狗记》是元代中叶的作品，不可能出自元末人之手。如在元代古杭书会才人编撰的南戏《错立身》中就已经提及《杀狗记》了，在第五出，延寿马将女演员王金榜叫到书房，吩咐她“把这时行的传奇”，“从头与我再温习。”王金榜报了许多戏名，唱道：“这一本传奇，是《周孝太尉》。这一本传奇，是《崔护觅水》，……《杀狗劝夫婿》，《京娘四不知》，《张协斩贫女》，《乐昌公主》”。南戏《错立身》一般都认为是元代中叶的作品，既然《错立身》中已提及《杀狗记》了，这说明在《错立身》产生以前，《杀狗记》已经和《张协状元》、《乐昌公主》等早期南戏一样，也在舞台上流行了。再从剧本的形式来看，在《杀狗记》所用的曲调中，还没有出现南北曲合套的形式，全剧仅用了三支北曲。我们知道，早期南戏没有受北曲杂剧的影响，全用南曲，如《张协状元》便是。元朝灭掉南宋统一全国后，北曲杂剧随着元朝政治势力的南下，也流入南方，并影响了南戏，出现了南北曲合套的形式，即把宫调相同或相近的一套南曲和一套北曲一南一北相间列。这种形式，创自沈和甫，如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卷下“沈和甫”名下云：“以南北调合腔，自和甫始”。如在《错立身》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南北合套的曲调，可见《错立身》出于沈和甫创立南北合套的形式之后。而在《杀狗记》中，虽已出现了三支北曲，已受到北曲杂剧的影响，但还没有出现南北合套的曲调，这也说明《杀狗记》的产生必在沈和甫创立南北合套之前。另外，从《杀狗记》的语言风格来看，也不象出自徐岷之手。因徐岷曾自称：“吾诗文未足品藻，惟传奇词曲，不多让古人”。①在《静志居诗话》中还引有徐岷所作的〔满庭芳〕一曲，云：“乌纱裹头，清霜篱落，红叶林邱。渊明彭泽辞官后，不事王侯。爱的是青山旧友，善的是绿酒新刍。相邂逅，金尊在手，烂醉菊花秋。”这支曲文确较典雅，有文采。而《杀狗记》的曲白历来被认

为是“俚俗不堪”，“恶之甚者”^②，显然与徐岫自己所标榜的和他的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不相称。

那么，作南戏《杀狗记》的元人又是谁呢？至于杂剧《杀狗记》的作者，一般都认为是元人萧德祥，而萧德祥是一位兼作南戏和杂剧的戏曲作家，如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（曹楝亭本）“方今才人”项下载：“萧德祥，杭州人。以医为业，号复斋，凡古文俱櫟括为南曲，街市盛行，又有南曲戏文等。”又吊词云：“武林书会展雄才，医业传家号复斋，戏文南曲衡方脉。”在他的名下记有《四春园》、《小孙屠》、《王脩断杀狗劝夫》、《四大王歌舞丽春园》、《包待制三勘蝴蝶梦》等五本戏名，但没有注明哪一种是南戏，哪一种是杂剧。但既然萧德祥是元代杭州城里的一位书会才人，又擅长编撰南戏，那么在他名下的这五本戏中，必定有南戏。如现存的《小孙屠》戏文，署名曰：“古杭书会编撰”，“武林”是古代杭州的别称，如南宋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，就把杭州称为武林。因此，萧德祥所参加的武林书会，也可称“古杭书会”，故他名下所列的《小孙屠》一剧，可能就是今存的南戏《小孙屠》。同样，他名下的《王脩断杀狗劝夫》一剧，也可能就是南戏《杀狗记》。而且，从南戏《杀狗记》所用的方言来看，也当出自杭州人之手。在《杀狗记》的曲白中，尚可找到许多杭州一带的方言土语，如第六出净白：“杭州老官说的，还有一丢儿。”又如谓购药为“赎药”，谓吃药时用糖、水果等送药为“过药”。可见，作《杀狗记》的正是杭州人，而萧德祥是古杭州书会中的才人，故出于他的手，当是十分可能的。

《杀狗记》的版本及其流变

南戏《杀狗记》虽为元人所作，但原本早已失传了，现在尚有全本流存的只有明毛氏汲古阁刻本，题作《绣刻杀狗记定本》，

内署“明徐岷著，龙子犹订定”。龙子犹是明冯梦龙的字，可见这是冯梦龙的改定本。在明代，对南戏《杀狗记》加以改编的人很多，如张大复《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》云：“今本（《杀狗记》）已由吴中情奴、沈兴白、龙犹子三改矣。”另外，明吕天成也改编过《杀狗记》，如《曲品》卷下“能品二”、“《杀狗》”名下云：“《杀狗》事俚词质，旧存恶本，予为校正。”明王骥德《曲律》也云：“《杀狗》，顷吾友郁蓝生为釐韵，以飭而整然就理也。”又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五“《五福记》”下引徐时敏《自叙》云：“今岁改《孙郎埋犬传》，笔墨精良，因成此编，题曰《五福》”。所谓《孙郎埋犬传》，当为《杀狗记》之别称，可见，徐时敏也曾改编过《杀狗记》。在明代，翻改古本南戏是当时曲坛上流行的一种风气，如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等早期南戏都经过明人改动，而且现存的南戏剧本大多是明代万历到天启年间的刻本。而明人在翻改古本南戏时，多不遵依原作，妄加窜改。如清初顾炎武云：“万历间人，多好改窜古书，人心之邪，风气之变，自此而始。……不知其人，不论其世，而辄改其文，谬种流传，至今未已。”^③黄廷鑑也谓：“妄改之病，唐宋以前谨守师法，未闻有此，其端肇自明人，而盛于启禎之代。”^④现存的汲古阁本《杀狗记》也经明人改动，故也与元人真本有了一定的距离。

元本全本虽已失传，但在钮少雅的《南曲九宫正始》中尚收录一些元本的佚曲。《南曲九宫正始》虽编于清代，但由于编者选收曲文时注重“真”，故谱中收录了许多宋元南戏的古本佚曲。如编者在《臆论》中表明：“词曲始于大元，兹选俱集大（天）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，原文古调，以为章程，故宁质毋文。间有不足，则取明初者一二补之。至如近代名剧名曲，虽极脍炙，不能合律者，未敢滥收。”因此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所收录的元本《杀狗记》的佚曲，当是未经明人改动的曲文。而且从

所引的曲文来看，元本在编撰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时还能看到，如册四中吕过曲引“元传奇”《杀狗记》〔丹凤吟〕一曲，注云：“此系古本原文……。”又〔大影戏〕曲也注云：“此系古本原文……”。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共收录了元本《杀狗记》八十支佚曲，这八十支佚曲与汲古阁本中相应的曲文相比较，大多有出入。如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四中吕引子收录了元本〔菊花新〕一曲，曲文作：“积善之家庆有余，鸡窗下勤读书，学成文艺，貌魁梧，赖祖宗福荫传豪富。”此曲相当于汲古阁本第二出（《谏兄触怒》）中的曲文，为生上场时所唱的引子，但汲古阁本生上场唱〔挂真儿〕一曲，曲文作：“积善之家庆有余，传留下万卷诗书。性禀刚贞，胸怀仁义，更喜门庭豪贵。”两曲虽意思相近，但曲文大异。又如册三仙吕过曲引元本〔番鼓儿〕一曲，曲文作：“委付你，委付你，今夜三更去，到得城南瓦窑内，见那乔才，便把钢刀杀取。了事回来，那期间多多谢你。”此曲相当于汲古阁本第二十四出（《谋杀孙荣》）曲文，但汲古阁本作“委付你，委付你，今夜亲身去，快到得城南窑内，但见小官人，便将刀杀取。事了回归，那时节多多赏你。”有的曲调在元本中有，但在汲古阁本中已找不到相应的曲调了，如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五南吕过曲收录了元本〔奈子花〕一曲：“小官人是白面书生，他日里要改换门庭。东人念取同胞义，休教人说上梁不正。瞥闷，不知他是甚日和顺。”按曲意来看，此曲相当于汲古阁本第二十三出（《王老谏主》）的曲文，为王老实规劝孙华时所唱的，但汲古阁本无此曲，可见已为汲古阁本所删去。

那么，汲古阁本对元本作了哪些改动呢？因元本全本已佚，不可能将两者作全面的比较，但通过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所收录的元本佚曲，至少还可窥见到汲古阁本在两个方面对元本作了改动。首先是调整了场次。如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二正宫过曲〔普天乐〕下注云：“独不思元传奇《杀狗记》第十六折此句用《蔡伯喈》

句法，云：“念小叔真狼狈”。又其第三十六折此句用《拜月亭》句法，云“曾吠犬被磨勒恨也”。一传用二句法乎？”汲古阁本中也有“念小叔真狼狈”和“曾吠犬被磨勒恨也”两句曲文，但“念小叔真狼狈”句在第十七出（《看书苦谏》），“曾吠犬被磨勒恨也”句在第三十五出（《断明杀狗》）。可见，汲古阁本与元本的场次有了差异，这就说明，汲古阁本对元本的场次作了调整。

其次是曲律上的改动。早期的南戏作品都出自民间的书会才人之手，他们编撰的剧本主要是供演员演出用的，即是舞台演出本，而且，这些书会才人本身生活在瓦舍勾栏之中，有的还亲自粉墨登场，故熟悉舞台，精通曲律，他们所编撰的剧本也多能合律。元本《杀狗记》当也是如此。如清梁廷桢《藤花亭曲话》云：“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，曲文俚俗不堪；《杀狗记》尤恶之甚者，以其法律尚近古，故曲律多引之”。但明人翻刻早期南戏主要是供案头阅读的，重文采而轻曲律，加上他们本身脱离舞台实际，于曲律不甚精通，故对古本南戏在曲律上作了较大的改动。汲古阁本也同样。从曲律上来看，汲古阁本对元本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曲调名彼此混淆。如汲古阁本第三出（《蒋园结义》）“相邀结义的好兄弟”一曲，据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五南吕过曲引，元本曲调作〔生姜牙〕，钮少雅还在曲下注云：“比〔节节高〕下截不同。”而汲古阁本误改成〔节节高犯〕。再如汲古阁本第十一出（《窑中受困》）〔灞陵桥〕曲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八仙吕入双调过曲也引，但曲调作〔迭字锦〕，曲下注云：“或认作〔灞陵桥〕，误。”又如第三十三出（《亲弟移尸》）〔梅子黄时雨〕曲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九道宫近词也引，曲调作〔黄梅雨〕，曲下也注云：“此调与〔仙吕·梅子黄时雨〕止争末二句。”可见汲古阁本为误改。二是汲古阁本增减曲文，改动原曲的句格。如第二十五出（《月真买狗》）〔光光乍〕曲末句：“特与婆婆钱一贯”，为七字句，但据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三

仙吕过曲引，元本作“与婆钱一贯”，为五字句。此曲明蒋孝《旧编南九宫词谱》和沈璟的《南九宫词谱》中也引，但也改作七字句，同汲古阁本，故钮少雅在曲下注云：“末句蒋、沈二谱作‘特与婆婆钱一贯’，文理未尝不可，句法未尝不合，但非原文古调，且抹却五字一格矣。按元本此二曲末句各止五字，其第二曲（汲古阁本为第一曲）云：‘向前深万福’”。今汲古阁本第一曲末句也改为七字句，作“迎春姐姐忙万福。”又如第十二出（《雪中救兄》）〔江头送别〕曲，汲古阁本作：“哥哥的，哥哥的倚强恃长，亲兄弟，亲兄弟意怎敢忘？好歹背你回家去，由哥哥打骂何妨！”据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七越调过曲引，元本作：“哥哥□倚强恃长，亲兄弟义深恩广，假如送你还家去，由哥哥打骂何妨！”可见，汲古阁本不仅改动了元本的曲文，而且也改动了元本的句格。有的曲文经改动后，不仅句格误，而且文句不通，面目全非。如第二十二出（《孙荣奠基》）〔多娇面〕曲第四、五两句，按正格应为六字和四字句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十不知名宫调过曲引元本此两句作“吴忠委实忠孝，身不由己”。而汲古阁本改作“念吴忠委实官身，不由己。”不仅将句格改为七字和三字句，而且也改动了曲文，致使曲文意思与上下文不相连贯。所谓“官身”，即担任官府差役的人，但在剧中，吴忠实为孙家家仆，并没有担任官府的差役，故汲古阁本将“忠孝”改成“官身”，文义不通。

在明代的《杀狗记》改本中，除汲古阁本尚存全本外，另外一些改本都已失传了，但在明清的南曲谱里也保存了其他一些明改本的佚曲。而从这些佚曲来看，这些改本不仅与元本有异，而且与汲古阁本也有较大的出入。如明沈璟《南九宫词谱》也引述了一些南戏《杀狗记》的曲文，但沈璟“多从坊本创成曲谱”，^⑤故他所引述的《杀狗记》曲文多出自明代的访问刻本。而这些曲文与元本和汲古阁本都有出入。如《南九宫词谱》卷八中吕过曲

〔大影戏〕曲下引《杀狗记》“嫂嫂行不由径”一曲，曲文与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四中吕过曲所引录的元本和汲古阁本都异。试比较如下：

元本、汲古阁本	《南九宫词谱》
嫂嫂行不由径，应是我（汲古阁本作“我应是”）不开门。自来嫂叔不通问，休教人说上梁不正。忽听得一声唬了我魂，战战兢兢，进退无门。心儿里好闷，我便猛开了门，任兄长打一顿。	嫂嫂行不由径。笑不露形，我应是不开门，自来嫂叔不通问，休又说得上梁不正。只此一句，唬得人丧胆忘魂，战战兢兢，进退无门。

沈璟还在曲下注云：“《旧谱》（即蒋孝《旧编南九宫词谱》）此下有‘心儿好闷，猛开了门，任兄长打一顿’三句，查《杀狗记》原本皆无，且‘任兄长打一顿’六字欠协，今删去。”实际上，沈璟所见到的《杀狗记》并非原本，而是当时的坊刻本。原本当有“心儿里好闷，我便猛开了门，任兄长打一顿”三句曲文的，如钮少雅在此曲下注云：“此系古本原文，比上格《吴舜英》体只争第三句之六字、七字，余皆纤毫无异也。”并且批评沈璟说：“何时谱所收此曲，其句法多致增损倒易，反谓原文无有‘心儿里’四句，直删去之。若然，《吴舜英》二句之合头，皆不必也。”又如《南九宫词谱》卷八中吕过曲所引录的《杀狗记》〔丹凤吟〕一曲，曲文也与《南曲九宫正始》册四中吕过曲所引录的元本和汲古阁本异，试比较如下：

元 本	汲古阁本	《南九宫词谱》
行过柳堤，步入园内，那一位解元何处？他随后便来兀的是。请吃酒，请吃食，欢喜。怎不见孙员外来至？去接取，说道我们两个都来至，悬悬望着不见至。	行过柳堤，步入园内，那一位解元何处？随着我来兀的便是。甚人请吃嘴，吃酒好欢喜。怎不见孙兄来至？去接取，去接取，迎着即便回，说道我每来此处，悬悬望着员外至。	行过柳堤，步入园内，那一位解元何处？随着我来兀的便是。甚人请吃酒？吃酒好欢喜。悄不见孙兄来至，去接取，去接取，迎着便回，说道我每来此处，悬悬望着员外至。

钮少雅在曲下注云：“此系古本原文，但今时谱所收者与此甚不同，疑从坊本来者。”可见，沈谱的曲文是选自坊本，而这一坊本又与汲古阁本异，当是汲古阁本以外的另一种改本。

另外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除引录元本《杀狗记》的曲文外，为了与元本的曲文相对比，在曲下的一些注中也引录或提及了一些明改本的曲文，而这些曲文也与汲古阁本异。如册四中吕引子引录元本〔醉中归〕一曲（相当于汲古阁本第十三出曲文），曲下注云：“此调据坊本，‘云’字上有‘同’字，‘里’字下无‘如’字，‘乐’字下有‘排筵’二字”。而汲古阁本此曲的曲文中，“云”字上无“同”字，“里”字下有“如”字，“乐”字无“排筵”二字，与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所引的元本曲文同。可见，《南曲九宫正始》所提及的坊本当是另一种明改本。

注：①清焦循《剧说》。②清梁廷樾《藤花亭曲话》。③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八“改书”条。④清黄廷鑑《第六弦溪文钞》卷一《校书说》之二。⑤清钮少雅《南曲九宫正始·自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